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紫山大全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紫山大全集卷八

元 胡祇遹 撰

序

篆韻序

六藝自折衷之後去聖人千八百年禮樂射御皆廢所存者書數而已嬴秦以降政煩文冗日趨乎苟簡大篆減而為小篆再削而為隸為楷為草字至於草則荒唐無法之極承訛習謬莫知其非於此有人焉沿流討源

恥同卑近舛錯正較三代彝鼎金石遺文孔聖斷簡直升乎伏羲蒼頡之堂正定以為成書吾於今兩浙都轉運通議李侯見之矣侯於是學參前倚衡藩牆置筆踰三十年可謂苦心豪傑之士將板本以行凡欲識字者當家置一編學者以今閱古等而上以古視今變而下俟之有力於字學夫豈淺鮮哉某年月日序

又序

字畫始於鳥跡科斗再變而詳悉為大小二篆又變而

減削為隸又變而省易為楷又變而破碎為行又變而  
放肆寄影為草鳥跡科斗泯滅已久於今得見古人作  
字之由符許慎之說文獨賴小大二篆近世士大夫公  
論復是書者秦一李斯唐一李陽冰金朝党竹溪寥寥  
二千載得三人焉其為藝也何其艱哉仲常郎中讀書  
涖政之暇手書小篆三十餘家刻梓以傳世進道進技  
不務苟簡處心力學豈淺淺哉異時攀駕前賢賞音者奚慮  
無人雖然苟無陽冰碧落一碑竟為風雨摧剝終不為

世所重要知奇珍異寶不可以不講其主名某年月日  
胡祇遹題

懷遠公詩序

兩漢之君知為政官人之要者其孝宣乎宣帝之言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  
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二千石有治理效  
酬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蓋百姓之休戚利病治亂向  
背二千石實任其責有天下者以民為本本固則庶政百

職無不具舉二千石之擇人可不慎歟孝宣其賢矣哉  
我朝典郡官中外公論賢冠一時者以彰德達嚙噶齊  
懷遠公為稱首公蒙古貴族祖考門閥英偉嬪嫋有耳  
者皆知之侍御東魯王公肯堂明鑑賞慎許可作古風  
三章以為贈褒美其德政本郡士大夫以見善不能揚  
竟為人所先乃賡唱迭和鏗玉鏘金錦綺絢爛然皆稱  
情設詞無溢美牽強卷軸如臂將次以甲乙某以老繆  
不可以衰耗辭竊自思惟昏耄健忘既不能追蹤絕足

以成韻語可不見善如不及而畧無一言偶乘平旦氣識  
少暫清明再讀三咏不覺擊節嘆賞曰非若是之雄章傑  
句不足以發揚懷遠公之盛德惠政非懷遠之盛德惠  
政不足以信實是詩照映一時傳誦于後世既喜聖朝  
典郡擇人之精又喜懷遠公生稟間氣天姿之高邁如  
此又喜郡賢之於人之有德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喜一得三輒忘鄙陋而為之序  
至元辛卯秋七月十有八日平旦武安胡祇遹書

高吏部詩序

詩學至唐為盛多者數千篇少者不下數百名世者幾百家觀其命意措辭則人人殊亦各言其志也裁之以義理性情則淺深高下自有等級故東坡有郊寒島瘦元輕白俗之評王荊公工於詩者也百家詩選後賢以謂後五卷非前五卷之比精粗固有間矣或者又謂今人詩律唯學晚唐我朝吏部尚書河東高公鍊詩力追前人先生為翰林學士嘗曰吾之詩唐詩也元李曹杜

諸人亦多稱道其許可論議具備於元遺山之送行曹  
南湖之壬辰小藁二序又一時諸名公之詩什其子遠  
甫輯公平日篇什板行於世求序於不肖繼志述事可  
謂孝矣竊嘗思韓文公之自許曰使世無孔子予不當  
在弟子之列斯言也人無敢非之者蓋自見之明所以  
自信篤先生之言詩自序已竟具誰曰不然愈見先生  
之言為不妄不肖尚何言哉遠甫曰斯論即序也

許氏棣華堂詩序

木有本則有榦有榦則有枝枝繁則為美木獨枝則近  
於枯株矣韓文公則自謂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傷痛之  
甚也枝不能離榦枝披則榦傷木之情也幸而枝繁天  
厚其生無水火斧斤之禍而妄自披離人不為妖怪吾  
不信也人非草木身也者親之枝如自厭榮盛離父母  
遠兄弟反天地親親友愛之性相讎胥怨不相往來草  
木禽獸之不若猶謂之人可乎鄭伯克段得罪於聖筆  
惡名終天地司馬牛以手足之不仁憂不欲生豈邈然

無情也哉吾友許公叔海天資孝友一第分飛於兵亂  
存沒兩不相知者六十年一日燕居深念一黃冠師蒼  
頤華髮來相謁問其姓則同呼其童名則唯諾而惶駭  
詢其支體之可驗者一一脗合究其歲年則不差父母  
六親鄉黨鄰里凡可記憶者亦皆符契二人慟哭絕而  
復蘇恍若長夢之覺此身之再生也居數月欲使復初  
則曰不孝以亂離孤苦逃死避難著道士服因自成其  
身人道之常殆不可返桑榆晚景翕合於絕壁何幸如

之熙熙怡怡手足廢而復完枝葉披而復榮相賀者門  
不絕賓詩什成巨軸號其堂曰棟華孝弟之誠相感相  
應誠百年之盛事許氏子孫繁衍世世義居居之瑞慶  
奚啻厚薄俗而榮一鄉哉感吾身之孤枝傷叔世之薄  
惡不能無一言至元庚寅武安胡某序

送蘧錄事詩序

遇奇疾而后見良醫細民寃苦失職而后思良吏夏殷  
周厯年千八百歲史冊所書者君德相業漢承暴秦代

殘虐以寬仁而史傳循吏然則三代之治豈無循吏哉  
聖神當寧甘露時雨潤澤普偏坎井桔槔難為功也彰  
德當南北要衝郵傳送迎百倍他郡飲食車馬之費徵  
索應期之勞日不暇給於斯時也市廛熙熙不煩不擾  
公務辦而民安和豈非親民之官得其人歟錄事蘧公  
國寶在任三年無廢事無冤訟不媚上凌下權衡不入  
吏胥手可謂幹局者也秩滿得代士民攀轅祖餞民有  
詠歌士有詩什吾其能已於言乎孔子曰如有所譽者

其有所試矣然諸公之篇章非妄言也察行廉者當細  
詢之

韓耀卿異花詩卷序

韓侯耀卿治濬州之明年至元丁亥夏五月二十日所  
居後圃異卉脫土孤挺而起似笋無籜莖圓紫翠菴  
不數日高二丈餘其端吐花若新蓮出水未開狀又一  
二日萼葉分披散為五花花六出修嫩如萱色正白脉  
理蒸紅香若蘭蓀花開日遂有舉兒之喜異哉茲花雖

多識博聞遠游廣覽之士亦莫之見莫能名焉噫感陰陽  
贊化育以和致祥以德動神明福祉以類而應豈偶然  
哉州郡之職守土牧民之官也惠政決洽於民心明德  
薦享乎社稷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至和至順之氣  
充塞盈溢不一而足麟子鳳雛奇葩異蕊同氣而應然  
則韓侯之德政不言而可知矣大抵善惡禍福之報毀  
譽恩怨之聲苟有可以欺一時天地神明不可誣也桑  
無附枝麥秀兩歧未異故同穎方之韓侯行年六十有

二仁及於民天報之以子又以異花光馨其瑞慶足以  
追配古人花數五五男之兆歟天之報施善人雖影隨  
形而響應聲不若是之昭昭也善政者尚監茲哉不善  
者能無動於中乎工畫者寫生於卷軸長於歌詩者惜  
贊詠之一言吾不信也紫山胡某序以記其歲月云

郝孝子詩卷序

受於天根於心不學而能者孝也然而聖門高弟如曾  
參子游子夏而以孝為問孟懿子孟武伯亦以孝為問

聖人之教人諄諄焉以孝為先其見於孝經語孟六經前後百有餘章孟子推廣孝弟之極致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事親若曾子不敢自以為孝而曰如參也直養者也以是觀之孝豈易能哉故孔子以養犬馬服勞具酒食深警乎游夏聖人去世十八百年門弟之學於師師之傳授乎門弟父之詔子君之擇臣者果何事耶為師雖於語孟六經中講解聖賢之孝行不過尋章摘句隨注按疏資空談而已世變若是民不興行卓然

以孝聞於官府得旌表門閭之榮安陽郝泰其人也邦人能詩者樂道之喜稱之遂成卷軸嗚呼人之成德必由父兄之訓誨師友之講習學校之教養耳聞目見朝薰暮沐習與性成庶勉於善如郝某者皆無資藉以孝自勉得名於世可尚也已因讀詩人贊詠起予悲慕姑以贊辭為羣詩之序紫山野老書

朱氏詩卷序

學業專攻積久而能老於一藝尚莫能精以一女子衆

藝魚弁危冠而道圓顱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  
則駿奔走魚笏則貴公卿卜言禍福醫決死生為母則  
慈賢為婦則孝貞媒妁則雍容巧辨閨門則旖旎婢婷  
九夷八蠻百神萬靈五方之風俗諸路之音聲往古之  
事迹歷代之典刑下吏汚濁官長公清談百貨則行商  
坐賈勤四體則女織男耕居家則父子慈孝立朝則君  
臣聖明離筵綺席別院閑庭鼓春風之瑟弄明月之箏  
寒素則荆釵裙布富艷則金屋銀屏九流百伎衆美羣

英外則曲盡其態內則詳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  
見一時之教養樂百年之升平惜乎吐林鶯露蘭之餘  
韻供終日之長鳴雖可一唱而三嘆恐非所以惜芳年  
而保遐齡老人言耄醉墨歌傾因冠羣詩以為寫真之  
序又庶幾效歐陽文忠執史筆而傳伶官也

幹哩監司詩卷序

民俗之於吏政緘默而無詩也久矣不惟無詩雖一歌  
一謠無有也所以然者非舉國之人如頑石枯木無惡

死好生之情無是是非非之心亦非為政者舉事中理而絕無可議遂自至於無言也蓋惡不可勝言也且言之則獲罪蒙禍聞之者不惟不知懲戒而反生怨致怒以稔其惡此其所以無言也執政者民抱痛苦而不知為郡縣者恣其凶惡而不畏哀哉至於為士者是非義理之不知好善惡惡之不公而清議亦廢其見於詩什者例皆慶官餞行生朝不情過譽虛美之浮辭俚語實無足取邵康節謂只從刪後更無詩豈空言哉某人過

彰德贈土主達嚕噶齊三詩士大夫從而和之遂成巨  
軸市井田畝之人詠其言歌其德莫不歡忻鼓舞况白  
髮老儒思見善政之萬一者耶某年月日某謹序

崔雄飛父學圃亭詩序

樊遲請學圃吾夫子謂之小人此人人之所知也洛陽  
崔某以名其亭何也是心也又非固執者之所能知也  
好名而不務實古今之通病也惟君子為能恥聲聞之  
過情觀其取名也廉知其務實也篤唐韓文公以退為

字宋朱文公以晦自號是二大賢之於德日進而不止死而後已緝熙光明如日升天而恒中也今之人父名其子師名其門弟朋友名其堂宇例取美稱求其實則不啻冰炭之相反徒使為弟子者日驕日矜廢學敗德非子弟者自壞為父兄師友者壞之也先進後進之範模蹈妄若是然則其於自待自負也可知已余雖昧平昔定非抱甕滯陋桔槔俯仰之人也其子某河南北道按察使書吏知父之志得詩於諸名士携卷相過似欲

得言於不肖故以鄙見冠其端云

彰德路得雨詩序

奉天牧民德莫先於誠敬誠敬莫切於悔過天以生物為心政失則旱乾水溢為災遇灾而懼反求諸已凡遇夫病民者勇於改悔必敬必誠則民悅而天意順乖戾消而和氣應矣至元癸巳夏五月六月不雨民有旱之憂物價增貴路官協議曰炎日如火六旬無雨則饑饉薦臻痛自克責以祈澤於是同寅協恭齋戒沐浴設壇

於郭西道宮請謁真人文公達誠致懇以盡禱祀之法  
投文於洹水之淵太行青白二龍洞列百神位於祭所  
香燭茶菓百物所須總判黃公以月俸供具朝夕叩首  
百拜晝夜不離壇下不五日而雨明日又雨越一日又  
雨不惟西成無虞而二麥播種復有來歲之望此無他  
敬誠悔過之明效大驗也書曰施實德於民一雨可以  
活五十萬口何惠之能比歟合郡士夫掇輿人之頌為  
之歌詩紫山野老為之序

黃氏詩卷序

女樂之百伎惟唱說焉一姿質濃粹光彩動人二舉止  
閑雅無塵俗態三心思聰慧洞達事物之情狀四語言  
辨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圓轉纏纏然如貫珠六分  
付顧盼使人人解悟七一唱一說輕重疾徐中節合度  
雖記誦閑熟非如老僧之誦經八發明古人喜怒哀樂  
憂悲愉佚言行功業使觀聽者如在目前諦聽忘倦惟  
恐不得聞九溫故知新關鍵詞藻時出新奇使人不能

測度為之限量九美既具當獨步同流近世優於此者  
李心心趙真秦玉蓮今黃氏始追蹤前學可喜可喜持  
卷軸乞言故諭之如此仍以七言四句歌之瀝瀝泠泠  
萬斛珠清和圓滑轉鶯雛阿嬌生在開元日未信傳呼  
到念奴

優伶趙文益詩序

醯鹽薑桂巧者和之味出於酸鹹辛甘之外日新而不  
襲故常故食之者不厭滑稽詼諧亦猶是也拙者踵陳

習舊不能變新使觀聽者惡聞而厭見後世民風機巧  
雖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談笑亦解弄舞娛嬉而況膏腴  
閥閱市井豐富之子弟人知優伶發新巧之笑極下之  
歡反有同於教坊之本色者於斯時也為優伶者亦難  
矣哉然而世既好尚超絕者自有人焉趙氏一門昆季  
數人有字文益者頗喜讀知古今趨承士君子故於所  
業心蹤塵爛以新巧而易拙出於衆人之不意世俗之  
所未嘗見聞者一時觀聽者多愛悅焉遇名士則必求

詩文字畫似於所學有所自得已精而求其益精終不敢自足驕其同輩吁如斯人者伶人也尚能進進而已竊有感五季唐莊宗之世享大名無實學居要職者無實材聲聞過情不自以為恥以至九流百工莫不皆然聖人所謂觚不觚者又不可以枚數然而無有責其廢事而不勝任者無有譏其有名而無實習熟見聞以為當然優伶賤藝也談諧一不中節闔座皆為之撫掌而嗤笑之屢不中則不往觀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責

備優伶而不責賢者可笑也夫可哀也夫

送杜亨甫之任兗州序

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事安陽杜公秩滿得代挈  
家西還安坐兩寒暑若素無宦情者省廷遣使賚恩命  
改除知兗州事公出郭拜受恭待前官闕滿月日或曰  
杜公前按山東百二十城今改小州向之郊迎馬首者  
今覃居總府坐受趨謁向之抱案牘拜伏聽進退者今  
岸然幕下而出號令焉以公之才德勲業肯屈就否僕

應之曰汝非杜公之心友歟何期公之淺也計廩祿之厚薄較官資之高卑喜屈人而不喜屈於人妄自尊大先私而後公先身而後國世固然矣大丈夫則不爾出處進退顧道之行與否耳溫飽崇貴非志也使上可以佐時政下可以福斯民雖司縣下品亦屑為之上不能匡救贊成下不能潤澤鰥寡憚獨雖桓圭袞冕弗屑也當言責則行其言任承令則行其命令二者獨賴人而恩及乎下曷若牧民之職日與編氓相接情偽利病耳聞

目覩屈直是非百折心喻姦吏不得以弄筆豪強不得  
而肆橫細民無寃苦失職一善教一佳政聞于朝廷而  
為法於天下僕恐杜公之志在此而不在彼也不數月  
或者復來相告曰杜公治裝矣吾友其知人哉吾鄉士  
夫多有歌詩以祖道吾友能無言乎又曰屠生之刀豈  
久屈於鷄肋者邪奚必多文請以我二人問答之辭為  
贈

送陸紹聞之任序

行者必以贐言亦贐也物則助一時之路費贐言則益終身而名後世言之與物奚啻輕重之相懸也哉安陽陸紹聞以刀筆承先業明敏才幹而無少恩之習故人多愛之自奉承官長廉勤畏慎故辦集率先行輩凡所事官長無不信順由是聲譽日隆至元辛卯得推官天台某踵門告別贐詩滿行橐矣衰老欲無言可得乎聖人謂才難不其然乎非後世所謂才也順時以就功利不恤得罪於道義迎合以取富貴潤私屋而耀里閭不恤

見鄙於賢哲奉妻子而飽童僕不知貽父兄之憂此後  
世之所謂才者也較之聖人之所謂才也不亦遠乎哉  
紹聞宜思之仕而優則學官業豈易量哉敢以為送行  
詩序

送張教授肯堂之任序

官無冷暖才稱其職得行其道者為貴祿無厚薄食之  
而不慚怍者為美若乃德薄才庸徼倖而致高位不滿  
人望不厭公議未懼折足覆餗形渥之凶則負乘致寇

之禍潛伏而不能不發見謂當時遺臭萬代于我何有哉此聖師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孟子所謂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者也儒學教官以庸俗觀之去閒涼為不遠以有道者處之實清且貴無惶愧慚怍以善及人為國育材莫此之榮舍是而得切要煩劇道可行歟才稱職歟澤被民歟名聲昭乎時歟四者俱不可必求榮而反辱矣吾友張兄肯堂以儒學傳授鄉里門生恒百餘人下惟講誦將五十年壽

六十有七矣至元壬辰秋八月堂勅到門擢拜廣平路  
儒學教授以老師宿儒年高德劭而有此授所謂才稱  
其職食祿而不慙者也士夫祖道閭里餞送不肖少肯  
堂一歲垂髫同几硯歡抃為諸人最樂吐狂言為送行  
羣言之序

送丁教授之官序

七情之有哀樂君子小人之所同然所哀所樂之事則  
雲泥懸絕水火殊異樂富貴而哀貧賤小人之情若是

而已耳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稱顏子則曰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聖人之處已利人其樂如是非故異於人也蓋小人樂口體君子則樂天謂之雲泥水火之殊異不亦宜乎世之仕也計廩祿之厚薄校品秩之崇卑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千萬不一二無祿而仕者其唯教官乎然有志于孔顏孟者不以為憂而以為樂推原

其情豈不曰賤工商胥吏雜流而不為恥干謁趨走奔  
競而不為貧乃士之常何往而不貧賤哉然而道德積  
於中才學富於身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為國家作養  
人才何樂如之矧世之人惟利是務生子姪幸而天稟  
俊秀不入於工商必入於胥吏不入於胥吏必入於奴  
隸能以經濟為學仁義養心者幾何人哉幸而得為教  
官且無科舉之誘賢者教之以經義才者教之以治事  
使我朝用人如探囊取物隨取而隨得樂莫大焉安陽

丁逢辰字適之希聖者也作教官于彰德兩考矣今移  
益都路貨柴車載妻子以東不遠千五百里其處心可  
知矣豈以溫飽為計耶將見自大尹以及富家巨室百  
千萬家凡有賢子姪者豈不能敬一賢師哉人皆以此  
行為落寞予獨以為賀知吾適之之樂為之也又豈以  
對屬聲律為文訓詁章句為明經權謀功利為才學積  
日累月以為資考歟錢行者聞斯言請為詩序

送任教授之任序

官無美惡得行其所學澤可以及天下且不為競權利者疾怒爭奪而排斥之是為美職然恃才挾氣以卑位無祿而不屑就者今之所謂儒學教授也歟或曰品次最下又無寸帛撮粟之俸勇于有為者棄而不受子以為美職何也余應之曰事無兩全有似閒散而實切要舍輕就重可也士為學而志于仁豈遑遑矻矻富貴而已耶官一品祿萬鍾而尸位素餐跋前疐後又何榮哉樂莫樂于教育英才而兼善天下有天下者以人材為

急務人材出于學校為士者一旦列羣英于席下明經論道通古今達事變講二帝三王安宗廟保社稷治天下福斯民之大經大法可措斯世于泰山之安為國作養人材長于規畫調度者教之理財長于幹局通變者教之以剖煩理劇忠清端方者教之以獻可替否文學筆力縛贍者教以辭命百職六卿人各有能各因其材而篤焉朝廷用人擇才洪纖小大隨取隨得得一賢守令使人皆曰某官某人之門生也得一才大夫曰某郡

某學之生員也長材碩德布滿中外方之會計米鹽之  
細務勞苦簿書之期會辯決樹桑尺土汝置我歐之紛  
競其功孰大孰細其況味孰榮孰辱其得失孰厚孰薄  
孰輕孰重彰德儒士任某振文用提刑薦釋褐東昌儒  
學教官予恐其餒無祿而冷官卑于其行也吐斯言以  
餞之

送朱僉事誠甫浙東之任序

為政之要愛民爾官人爾愛民之意誠則官人之法密

兩漢問民疾苦以後世觀之固為善政然而民之利病  
生於人主好尚之得失何必問為文帝清儉無為則民  
自富安武帝多欲則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二君好尚之  
不同民之利病捷於影響病民而問之曷若不病之無  
勞問也文王視民如傷鯀寡孤獨有養牧民之吏從上  
所好煦育愛護無不得所小大庶官無有凶人糾彈之  
吏尚何用焉如武帝之多欲牧民者辦集所須惟恐得罪  
之不暇雖使周召為吏亦無如之何糾彈之官腹背

相望竟何為哉官制繁冗用人不精誠用而復疑御史  
創於秦刺史起於漢宣撫宣慰廉訪之官立於唐唐虞  
三代無有也惟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龍作納言一人而  
已大抵後世為政不求其源不究其理舍唐虞三代而  
循秦漢唐末法設官愈多而病民愈甚以豺狼牧羊而  
以犬豕救之則何益矣安陽士人誠甫朱公自監察御  
史以不畏權勢強禦直言不忌出僉浙東廉訪司事中  
外以得人為賀誠甫以嘗受學於不肖於其行也舉本

而告之誠甫其勉之不負聖天子愛民官人之誠意是所望於誠甫也

送張賓儀錄判之官懷孟路序

親老家貧不能躬耕又不能工賈雜類仰事俯畜無所取給句讀鉛槧之師入不能償出然則當如之何此古人所以有為貧而仕張君賓儀彰德總府知事改授懷孟錄判父壽八秩子幼未成立正孝心捧檄之時也所謂廩祿之厚薄官資之崇卑不惟不當擇亦不暇擇也

然而近世為士者不明經學古虛文客氣危言深論高  
自標置一旦處繁劇居小官多不能折節委順承事官  
長夙夜公勤公給辦應遂招來不通無能為之謗余識  
賓儀今近十年性端直而氣和平踐履正而遇事通方  
不倚不流不固不滯以祿養為可重而不卑小官茲行  
也割鷄以牛刀恢恢餘刃而不勞發硎矣大總管而下  
以及大夫士間間之細民自當敬禮愛慕安敢以俗士  
目之安肯以卑官賤之沁園春早花柳艷明秣馬膏車

無違吉月相下士夫餞章成巨軸武安胡某為之序

送霍僉事序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器不利則事不成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盡其能矣唐太宗以弓示弓人曰非良弓也木心不正脉理皆邪故發矢不直以太宗之神射弓不良則亦不能中的况餘人乎以是二者譬之治天下而不先人材可乎內則省部臺院百司庶府外則按察轉運府州司縣事務之殷繁人民之繁夥邪正

紛擾情偽萬端一縣無一賢尹則一縣亂一州無一賢  
太守則一州紊等而上之所掌者愈大愈重愈多則人  
材之責任非優於州縣十倍者則不能也自中統建元  
政治一新勞聖慮勤聖躬宰相而下鷄鳴而興不可謂  
不勤不勞無所用其心矣雖旬休假寧一歲之中未嘗  
三五旬休假寧也公退嘗以未申或抵暮或繼之以燭  
不可謂不專其事矣然而每每為口舌者訟訐曰某事  
不辦某事錯矣或錢穀會計不當或刑獄淹滯填塞或

執法前後不一或進退人物不公不材既不能服衆心  
又無以禦佞人之口紛紛擾擾若此者其病安在以識  
者觀之其失無多端擇人之不精也自一品而至九品  
苟得其人則事無不治人無妄議矣擇人得人之術其  
要有三一作養二程式三黜陟激勸如是而不得其人  
無是理也即今三者皆無才何自而成智愚賢不肖何  
以辨明邪正功過無以威勸所以人皆不學僥倖苟且得  
位得職而不勞也有能無能集事廢事而見之如一也

蠹民養民為國為私者莫之賞罰而無喜懼也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雌雄此之謂也三要一立則無是病矣何  
以言之堪為用則作養之不堪者不與其數十得其六  
七矣程試以身言書判則十得其八九矣大明黜陟則  
十得其十矣如是則器利而弓良匠者射者不善其事  
不能中的則匠者射者之責也近歲中外用人頗加選  
擇然亦不免採虛譽徇親知求名而不察實聞即令人  
材表表然在人屈指者省臺部院互相舉辟東移之西

南選之北中出之於外外入之於其中未一歲半歲不得其終任盡其材是以少見成效而虛申祿秩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訓霍公清甫權以吏而經以儒有猷有為省庭公選勾請必有內除清甫處心行已非止精一事而供一職每以贊明興治革弊為已任不能言之而實能行之者也老繆幸得同仕二年於茲熟其為人於其行也敢以是告

慶博州趙總管致仕還鄉八秩詩序

難處而易失者莫甚於富貴功名蓋志得意遂視凡出  
於命分之外者皆可以智力取故貪復而才者為僭亂  
柔媚而自憲者為淫荒惡不知止禍其可逃是以西漢  
功臣子孫至武帝而絕滅殆盡韓信彭越英布陳豨之  
流又有不能保首領於牖下是知物忌太盛君子之於  
持盈兢兢業業洞洞屬屬者豈徒然哉我朝以神武起  
北方幽燕以南風從雲會功成事定剖符錫命列為侯  
伯連城數千戶數十萬租賦焉生殺焉一出於侯伯然

而不一再世化門闥為丘墟陷子孫於編氓雜類身受  
韓彭陳英之禍者十居四三而以嗜欲天殞者不可計  
數所謂功名富貴豈易處哉跡其禍福之源委所成於  
貧賤憂戚覆敗於盈滿驕佚也前後不二三十年以僕  
耳目之所覩記乘時身致列侯者今皆亡矣聊城總管  
趙侯世為安陽農家以弓矢發身與封功之列為賢諸  
侯歲七十周引年謝爵優游還鄉里今歲壽登八秩耳  
聰目明躍馬彎弧筋力猶未衰燕居靜處褒衣危冠左

右經史正襟端席或講廟道義自旦達夜畧不少解雖  
老師宿儒有不可及者待賓客豐腆處家清儉中庭後  
軒少有隙地種蔬而不植花卉曰母為富家子之嬉游  
也田桑粗給一生無餘貲別業子孫蘄蘄保家不見驕  
豪習氣僕於今之諸侯取富貴功名於妙齡保壽考康  
寧於晚節好賢樂善讀書學道不以貨財閥閱福子孫  
進退有度始終無愧者惟於我侯見之矣侯之甥婿武  
衛總管府從事王晉卿因假寧省親拜上公壽翰林宗

工鉅儒皆附詩以賀里閈晚進胡某謹擬侯之等輩此得彼失再拜而為之序

趙博州九十壽詩序

五福之未易必者唯壽而已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富足之可必也慎言語節飲食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康寧之可必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好德之可必也世之不弔者三畏壓溺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知

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是考終命之可必也然則有大德必得其壽又曰仁者壽壽胡為而未易必歟所謂大德者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為能當之三月不違仁惟顏子其庶幾乎大德與仁豈易言之哉顏子猶以胎稟之衰弱而致短夭壽之在人豈若四福易得而致也然則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豈汙漫而無所主乎與之者必有所主受而致之者必有由矣聊城總管趙侯今九十矣而神識起居如五六十年生長兵亂中始以武

功受封爵中以循廉居官守職年七十引例告老以經學義理涵養德性退休於家開國諸侯壽考康寧進退有道今所存者唯侯一人耳前此十年慶筵八十海內名士詩文成巨軸侯之德與功既咸陳而備言之矣茲不復贅視履安祥期頤遐福綿綿未艾推原其由陰隲默相昭昭彰彰又非幸而致也唯知公之深者以鄙言為不妄謹冠數語於卷首以為吾鄉立言拜慶者之倡

慶祝氏得孫詩序

有天地而有人有人而有吾祖不知傳幾千萬年而至  
於吾身是則此身也當與天地相終始至我而遂絕孟  
子謂之不孝有三先聖以謂續莫大焉不亦宜乎祝氏  
父子與吾家為比鄰今四世矣父子慈孝兄弟友敬人  
倫之間無毫髮虧欠在彰德一郡人皆謂之慶門今其  
孫誠叔年踰三十親戚故舊所望者一孫弧矢之慶喜  
得見焉能文者皆有歌詩祝贊戒訓義無不盡既成巨  
軸詩各有序則似為重復以衰朽之於祝氏五十年隔

一牆之分義其喜也於諸公為尤甚不可無一言

賀丁適之得教授職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蓋以叔世好名求位之心重  
不求夫得名立位之實無實而得亦必不久而失就能  
徵幸苟且碌碌終任尸位官謗竟莫能逃方之以不才  
而廢逐者何以異教授之於羣有司位卑祿薄例以不  
知民事不通庶政短於幹局委靡軟熟者為之竊嘗思  
之當時為政者何為不思之甚也有天下者以人材為

先務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師範學校之宗主不模不範雖有天姿俊秀之後學步趨涕唾薰蒸染習惟範模之從三年大比偶中一第不過聲律詞章之士修身齊家尚不自曉以臨民為政可乎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然則教授一職豈有自薄自賤哉不惟不慎難其人而反以不才無能者為之何思之不深而慮之不遠也居是任者不自知恥以念誦註解為通經以剽竊陳言為文章以記問為博學以浮艷小詩翰墨為才藝以狂談

詭論為氣識下此一等包苴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門邀求薦達塵顚俗狀日陪父老倡伎迎餞使客於車轍馬足之間若此者十蓋八九至元丙戌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薦彰德儒士起為別路教官者三人本路一人則丁逢辰適之後學喜得良師同輩服有司舉人之公傳道授業務盡其法旅賀既畢退自思維適之此任難矣不革前弊則又蹈覆轍矣革前弊則必起羣議雖然守官職不恤人言可也國家命百官字各有義何謂教

以身修道之謂也何謂授以我之有餘賦與於不足者  
也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  
人不從聖如孔子學不厭而後教不倦又曰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觀感欣慕不暇此  
顏子所以發喟然之嘆自近世以言語記問口舌酬答  
筆力新奇為教教人以孝悌而自不孝悌教人以忠信  
而自不忠信教人以仁義而自不仁義教人以勤學而  
自不勤學吁動人以言人誰我從信我從我者不過能

為華世取寵之文而已謂之陶鑄人材化民成俗則未  
也不肖行年六十五九年之非雖不能知然近日所  
悟者如是敢以鄙言為賀

送殷獻臣奉使日本序

奉使之任亦難矣上命下臣受命以行皆不可以率易  
擇人之不精與夫不自揣度徒以不敢拒命為恭其於  
敗事則一也然則辱君命者臣之罪擇臣之不精者能  
獨免天下之議乎奉使之職有二守常從權而已若夫

講信修睦弔凶慶吉送往迎來厚薄有定禮尊卑有定  
序和好無事規規然奉守常憲此人能之雖然猶於  
臨軒發命試其語言觀其容止議其問學材藝數者必  
備而後遣及其時異事異變起非常一介可以代萬兵  
一語可以服強梗不動聲氣不勞宸慮伸威定難於億  
萬里異域荒服之外此豈庸人之所能哉然則命使之  
君受命之臣宜何如哉西漢而下宇宙開斥遣使絕域  
世世有之如陸賈之臣南越張騫之來西域蘇子卿之

勁節不撓為漢廷萬世之光馮奉世陳湯傳介子之殺  
戎王奇功異烈烜赫當代照映簡冊千百世而下聞者  
莫不直髮扼腕不覺失聲歎美而為之一快君臣相光  
外內分定茲又一使之力也叔世選人不精而士氣日  
衰無事則揚眉吐氣以剛勇才幹自負及委之以事則  
退縮畏懦而不敢前遂使時君世主以儒為副或特命  
以行罔有成功歲戊辰秋殷子獻臣再當日本之行京  
師諸公皆有詩故特舉往昔不辱君命者以告之壯其

氣而為諸什之序

送馮壽卿之官無極令序

天子建官惟百要當以親民者為要職民天下之本民之治亂休戚肥瘠利病控告親接耳提面命得專撫字者縣令實司之中統前四十年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門走卒健兒黠胥姦吏為縣長以應已之呼召指使供已之掊克聚斂府帖下縣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而惟府帖是懼進退俯仰死生禍福甘以奴隸自處嗚

呼尹縣政者若是欲求小民之被澤蒙福不亦艱哉是以清慎廉潔之士不惟不得進而實亦恆與若輩齒中統改元始立銓調法六品以下官咸詣中書省受勅命一洗私自署注之弊政積習既久黜陟未行賢不肖混淆尹府治州者鮮克由禮挾貴慢下故人猶重內輕外得是職不以為榮五年冬省掾馮受卿以例除中山無極令亟勉就道因告之以言曰君子之仕也志於道而已矣廩祿之厚薄官資之崇卑無與焉苟可以行道雖

委吏乘田敝車羸馬何傷哉苟道之不行高牙大纛桓  
圭衮冕凡可以耀里閈而誇妻子者適足以爲恥而不  
足以爲榮也宰相尊道行乎天下縣令卑道行乎百里  
受職有大小而道行有遠近未有道不行而尸位素餐  
得保令終者也是行也吾友其毋以牛刀不足以割雞  
肋它日能佩符按刺之官入無極之境不覺失聲而嘆  
曰載菑載畲橫縱其畝黍稷翼翼桑麻旆旆田野若是  
之闢矣里巷熙熙簫鼓夜聞無閉戶吠狗之驚盜寇若

是之息矣居者安適者還築新室起廢垣煙火相接鄰語相聞戶口若是之增矣塗歌里詠倉有粟筐有帛追胥不至門兩稅入官賦若是之辦矣父子親長幼序耕讓畔行讓路吏廉愛而蒲鞭不施詞訟若是之簡矣責以五事而為最遺愛決于民心薦章交於廟堂若然則無極之令不為卑矣吾友其勉之汝官之不調汝階之不升有是理夫吾友其勉之

送夢弼高君之官序

天地之氣變今漸不如古今漸不如古則後當又不如  
今矣何以知其然也以人之氣稟趨向而知之在孔子  
時已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不百年而至孟子則曰古之人修其天爵  
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而棄天  
爵自時厥後士之為學之志厯漢越唐又可見矣雖然  
天運極則復清和純粹豪傑英邁之氣何時而絕唐士  
氣卑陋極矣而生韓文公李翹張籍皇甫湜陵夷於五

季至宋而生周邵歐陽曾蘇程張朱文公今之學者幸而無科舉利祿之誘凡有城邑皆設學校樹學官當此之時而不學趨末利而隳大德凡庸自棄可羞之甚也濮州儒學教授高某今轉除真定大郡學者如雲夢弼巨儒循循善誘夢弼必能具為之開發

送胡縣令之任序

縣令之職亦難矣下撫養疲民御文法吏上奉承州府部省萬無鉅細一一身任其責失節則罪愆期則罪民

冤不能明照伸雪則罪奔走奉事之間少失尊官貴人  
之意則罪位卑則人得陵侮隱忍習熟而無恥祿薄則  
不免求索喪公廉之節節行不立愆罪稠疊故判筆一  
從乎胥吏辦給俯仰於輿臺加以歲時伏臘吉凶慶弔  
少有失和則呼叱督責凶禍狎至諸如此類不可枚數  
宗姪某人仕積年改除泗水令踵門來告別且請相告  
教以里閭親舊之情愛其謹厚廉潔未嘗當牧民之任  
不忍無片言故敢以是告

卷八  
送韓主簿茂卿之任序

有天下者休養生息其民庶而富安知親上死長之義以守則金城湯池太山磐石以戰則迅雷烈風決江擁海天下無敵民之於君也所係如此故君民者愛民如子順民之愛惡求民之利病急急於牧民之官慎難其人司縣品秩雖卑日與民親接而禍福之若州若府曰部曰省仰成於司縣然則司縣之官豈易得人任其職者詎可恃才挾氣而忽之哉漢唐而下至於今風俗日

益偷薄姦吏日益欺蔽同官者私循百端奉公者十不  
一二强凌弱智欺愚寃苦不得其所者不可勝計於斯  
時也六事辦而無一民之失職豈易為之哉吾亡友韓  
侯之中子茂卿得官簿尉下邑告別乞言茂卿明敏過  
人公廉有守而於民事之艱難田野之休戚尚恐知之  
未盡故姑舉一二切病民者為言國以民為本君天下  
者皆知之知之而不能固其本者德政之不立而官非  
其人也官非其人豈為民父母之人簿尉之於一縣班

列覈薄而責任寢勞苦縣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出於簿籍公平細密事至物來雖百冗交集一照而辨姦邪不能欺蔽民無冤枉偏重居是職而不閑書數則縣政紊矣能捕盜莫若能止盜止盜有道乎曰有民之邪心未濫誨諭之以德義防閑之以法制既不忍為又不能為終三年無一盜此善為尉者也誨諭防閑無法以游手不務本作勞之人停畜招致穿窬劫奪之凶頑內邪與外邪相應羣盜謂興責以不閑弓矢不便鞍馬一

二之庸懦應限獲盜不亦艱哉吾亡友韓侯巨川之中  
子得簿尉於下邑來辭別乞言故以是告以其始親民  
也

送高千戶之任序

官制之於任子念先世之勤勞推恩以及後嗣厚之至  
也恩施當而拜受者無愧惟軍功之子孫乎何則觸  
銛鋒冒白刃逆矢石爭城奪地出萬死而一生與夫燕  
居則華屋鼎食出門則公府深嚴不覺寒暑不知饑渴

旅進退署銜紙尾累日月為功而同福其後者寧無間  
歟兵馬使高侯以開國之勲其子襲爵子沒而今及其  
孫將適任鄉人榮之士大夫祖道作詩予恐讀之者不  
知高氏之世德故為之序

送劉舜欽縣尉之官廣宗序

尉於縣僚以察姦捕盜為責任近世例以便騎射擅勇  
敢能鬪敵者充間以文吏當之人必以謂非其所長是  
蓋見其末而不見其本救已然而昧於未然夫挾槊彎

弧擒縛鬪敵以力勝力固非文吏之所長此特武夫悍  
將負兼人之勇賊弱則吞之以氣強則或勝或負連縣  
集衆倉忙驚駭力戰而後獲噫前人救火之諭是亦爛  
額焦頭之功耳是可謂銷患於未形防亂於未萌姦不  
能生民用不擾者耶以是觀之能捕盜莫若能止盜能  
止盜莫若使民知恥而不為盜外戶不閉犬不夜吠行  
旅野宿如在家庭三年之間不汗馬弦弓是之為賢尉  
然而能致是者豈無其方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傳曰禮義生於富足賊盜起於貧窮為尉者宜如何哉摩撫訓導激勸禁止教條威令欵曲嚴密力之可及者行之不可及者移文於縣申州達郡聞於所當聞之有司誠化一邑於變時雍苟不出此不教而罰坐視愚民之為非幸灾樂禍假弓兵之力以要能聲以求賞贈秩寧不愧於心乎姨弟舜欽劉君以濟寧府從事才能幹局見知於省部改尉廣宗殆世俗所謂以文吏而受武人之任也竊嘗歷觀古之名將百萬

之衆如臂使指綸巾羽扇輕裘緩帶意思安閑百舉百勝又豈盡皆力縛虎射命中之人也舜欽通方不器察民情知治體撫宇防禁一邑亦游刃而有餘也將見鼠竊狗偷洗心易慮必不敢為之妄動一洗文吏軟靡之謗行軒駕里閈諸公詩酒祖道姑為是說嘉其已能而勉其未至

送張京叔還京序

通方而不流有守而不固學也者學斯二者也處己接

物不外乎是人之道莫大於禮然而純儉則從今之俗  
拜下則守古之道願學聖人者能由是而充之庶免於  
固流之失舉天下之冕皆純而吾獨以布驚世駭衆反  
為異服者當何如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升地以迫天可  
乎衆拜乎上獨拜乎下人亦無敢非之者就使舉朝非  
之舉天下非之而不顧也蓋人倫之定理不可不守服  
飾之末事不可不同知斯二者吾於京叔張子見之矣  
京叔以妙齡秀發登青雲近黃閣貴者願得以爲用賤

者願得以為廢不通而能之乎鄉人至京師者無貧富  
賢不肖一以誠敬相引接講里閈家人禮事可者力為  
之世之人偶拜一命作九品官雖平生膠漆故友亦不  
之識也所知者造謁公卿不避寒暑趨迎權貴恐居人  
後奔走俯仰惟恐合逢之不巧在京叔則不忍為也謂  
之無守可乎至元壬午春以公務南來過鄉里省親為  
數日留北轍復命

贈三命張信卿序

君子之學三窮理盡性知命不知命則無以為君子以  
孔子之聖五十而知天命故垂訓戒人曰三畏天命其  
一也小人不知天命故不知畏又不知順其正所以犯  
禮義而招愆觸刑辟而誅戮良可哀也窮理盡性之學  
既廢士大夫以豪傑自負知命者鮮而況於凡民乎然  
畏凶喜吉之心人皆有之欲有所為不能無疑疑則質  
之於卜筮後世盲瞽廢疾者无所養則一以筮為業司  
明既廢不見可欲用志不分靜而能慮宜于物理天命

亦有所得大抵記誦陳言歌詠而不知消息盈虛進退  
存亡吉凶悔吝所以然之故者十蓋八九多言或中既  
非實學以至探情以言察意以耳甘倭以悅貪躁之心  
危險以發愚懦之氣縱橫乎左右前後網羅伺候其狡  
猾逃遁者之情以為神異蠱惑流俗此市井貨卜者之  
一律也紫山野老掩關燕居三人叩門引一人來謁曰  
斯人也吾鄉張氏之子二十八歲矣襁抱喪明學卜筮  
暗誦周易一編三命之書多聞強記每講人命援經析

理歸之於數迎合諛媚之辭不出于口人以是信重之  
謹求教于門下願一言以相貺紫山曰前知術數之學  
非余之所知也易經余所當知而未入室也子能奮拔  
庸流誦味是書年未三十神識聖域因言以求理明理  
以知數已精而益精自茲以往將見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響不難至矣張子曰謹受教請筆之於紙故書

送監司之濟南序

守官任事所職不同至於為主忘身為國忘家則一也

一心而二用焉則私意勝而公道廢矣恃名爵以榮身  
怙權位以肥家惟利是務以私害公者皆是也彰德路  
總管府達嚕噶齊嘉議公蒙古之貴種高曾而上為開  
國近臣為大官以彰德乃本位湯沐邑官當設監臨臨  
蒞彰德迄今三世未弱冠襲父爵廉節惠政銘在民心  
備見於遺愛去思碑至元壬辰狀申省庭曰叔父齒已  
壯當承世胄願避職讓爵以歸之都省以情上聞皇帝  
嘉其忠厚孝讓從其請未幾御史臺沙汰諸道提刑官

更新司名為肅政廉訪公選才德有望實者首薦公廉  
訪山東東西道天下聞而榮之賢矣哉以才德讓叔不  
戀名位可謂不私其身不私其家歟前去強仕之年尚  
十五寒暑而立志卓異高出世表可尚也夫可敬也夫  
於其行能無一言謹同多士因邦人以遺愛去思之情  
而為之頌曰吏不虐民庭無滯訟我公之政強不凌弱  
衆不暴寡我公之化外戶不閉犬不夜吠我公之惠使  
者四至無擾于市我公之賜夏熟秋成雨暘和平我公

之誠九年於茲民物熙熙云胡不思馬首之東身留心  
從攀慕無窮民心懷悲東望依依三年來歸東人得仁  
戶戶陽春願公回顧念我西人祖考松楸邦人敬修公  
無久東孝思悠悠

送張飛卿序

常德路總管府達嚙噶齊張侯平南之勇將也南人畏  
其驍猛不敢道其官爵名字而以擒虎將軍稱之侯之  
第三子鵬翼字飛卿克肖克邁以予為父執官江陵時

與侯有一日之雅自隨任所來北還趙州故鄉將提學  
京師過彰德踵門持長楮以乞言與之語則好學知儒  
謹就書素志而告之曰自兵農既分設科取士士命官  
拜爵岐文武而二之自時厥後文武之學遂分不相為  
用讀書者不談兵有一言之者羣聚而非之曰此武弁之  
職非吾事也介胄者不閱書有一慕之者羣聚而笑之  
曰此儒者之事非吾職也此無他從時尚也以聲律詩  
賦道聽塗說為文以撫劍疾視暴虎馮河為武其不相

為用也宜矣人肖天地以生四時備而歲功成德刑具  
而政治立使有春夏而無秋冬有秋冬而無春夏其何  
以為天地哉德政兵刑法天地分而為天地統而為一  
氣生長肅殺雖異而其於成功則一也故慶賞以春夏  
而兵刑以秋冬今夫為儒者曰我知德政矣為武者曰  
我知刑戮矣苟如是則不得不為之米炭然則人之法  
當如之何使文者知武武者知文至於授官定位又各  
量其偏於所長者用之求文武之本舍徇俗之末則不

可忘兵農隙而講事不至於柔懦怠墮而不振不幸有  
警則別其重輕不至於殄殲殘忍而不仁小成小則草  
檄擊賊大成大則伊尹呂望入相出將不偏於一能則  
亦庶乎其可矣子名將之子也父兄家學不習而能予  
所望者不廢其已能而勉其未能無忘乎已知而求其  
未知以子好學之志所作成文武之全材以備有司之  
選予以余言為何如鵬翼避席曰唯請得斯言以為贐

送李總管序

寓兵於農善政也屯田以積穀良策也三代漢唐之令  
典復見於今日有識者能無喜乎事舉而官得其人尤  
可為國家賀總管李侯乃一世名將滅金平宋之勲佩  
金虎符屯田江淮安陽諸公設供帳詩酒祖送於南薰  
門外衰朽以世之舊不能無一言曰兵農一民也戰耕  
二道也牧民用兵在前人已有治目治齒之諭總管宜  
思之詩云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又曰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以是觀之殆非與中天明月令嚴夜寂不愆于  
五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同軌而並轍也且以積  
年久戰父亡子繼兄死弟及卒得休養生息于田畝甚  
可憫焉三年之內使民歌曰未麥旆旆兮李侯之所治  
兮我積我倉如坻如京兮李侯之所成兮召父杜母我  
民之所依兮毋使我侯歸兮能如是不亦善乎老謬所  
知者如是大篇短章稱總管之世家傑句雄辭詠總管  
之才業鏗鏘炳蔚足以膾炙人口動蕩人心耳難以為

言

送田師孟序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士之欲富貴利達者不勉於自進  
自進則必隨世之所尚尚謀策則學謀策尚經術則學  
經術尚功利則學功利尚文藻則學文藻以韓文公之  
賢屢不得志於有司撫卷嘆曰時時隨俗作文則時人  
以為大好其自屈也如此况餘人乎秀才田師孟能世  
其業通方識時將挾所學以趨京師以求富貴利達以

余拜識其祖香林先生御史君友其父仲德兄告別乞言庶幾或見臺閣名公以代鷄券又不齟齬于有司吁是猶問路於盲問音於聾何足以知且衰朽不材之言又何足增益師孟之聲價哉雖然子不見夫桔槔乎不見夫車乎俛仰隨人外圓內方是以爲世所用苟強項輪角則一棄物耳故曰牛馬當作牛馬虎豹龍麟則爲人畏異禍之招也以子之材不戾契不風岸不城府光和而塵同但恐富貴逼人一日千里何蹭蹬之憂乎敢以是告師孟請書

之以別餞行之詩什

送馬希驥序

秀選俊造之法廢則士不恥於自售大比射策之法廢則取人無程式賢不肖混淆為士者不知進身之正路挾無恥炫鬻之羞汚轡詭御殉時好尚惶惶焉惟恐其圓方之不相合見棄而退所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聖經賢傳之嘉謀嘉猷至大至剛之氣有為有守之志未至齟齬已索然於胷中矣是以縱橫智謀功利掊克異

端邪說淫刑虐政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世好之從吁貧賤之病人也若是富貴之移人也若是此孟子所以比公孫衍張儀於妾婦杜喬李固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至元壬午姦黨既誅正人吐氣典刑昭宣直道宏闢拔賢任耆舉直錯枉田夫野老咸歌聖德黃童白叟拭目太平向之回邪貪汚莫不縮頸屏息洗心易慮嗚呼不休哉聖天子神武明斷雷霆一怒而羣妖灰滅凡有志於佐明時陳得失者莫不趨走京師以獻其技能觀其

志亦豈止於僥倖一時之富貴而已耶亦將有以薦居  
楔於明堂助涓埃於海嶽者也安陽馬驥希驥讀書明  
理立言適用識時務而不詭隨據安常而知通變有志  
有為而不得行其所學間里親友勸以求仕來質疑於  
武安胡某因告之曰孔子大聖也其所以仕者三可以  
仕則仕漆雕開則孔子勸之以仕韓文公送董邵南之  
燕曰觀于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當告之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是知古人未嘗不欲仕也惡不由其道

也今子之行卜於汝心至自信之篤相時而動則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矣行矣哉子其勉之何以疑為因舉酒  
作歌以餞之士不自重亦以久兮斲方為圓無所守兮  
不義富貴於我何有兮脂韋妾婦亦可醜兮拔乎流俗  
孰我誘兮玉潔金堅當自厚兮為官擇人落吾手兮竹  
帛功名垂不朽兮又歌曰霜寒氣肅兮天宇清惡木靜  
盡兮江山麗明五靈羣瑞兮煌煌乎帝京紉蘭結蕙兮  
既芬既馨鸞音鳳翼兮載飛載鳴洛陽才子兮忍能無

聲

送王彥才序

宋儒以人之少年富貴才俊為不幸嘗恨此語為未公  
人生天壤間細密如蟻蚩蚩擾擾昏蒙質魯貧窶困乏  
朝不及夕者比肩接武耳聰目明心思強敏高門富室  
者億兆中無一二幸而得衆人之所難得亦造物者之所加厚反以不幸目之何哉長年以來涉世經事閱人  
既多始以前賢之言為不妄大凡人有所恃才為惡者

過多而為善者過少富者恃財而驕勇者恃力而狠辯者恃舌而言藝者恃技而矜理必然也有若無實若虛人謂有餘而自謂不足不務細行而涵養大德者幾何人哉禰衡以猖狂而殺身王楊盧駱四子之前途竟不出於裴行儉之所料以是觀之謂之不幸者真知言者哉雖然亦在人處之何如耳友人彥才郎中先世以開國有勲勞列上爵英兄才弟聯仕天朝慶門華胄照映一時彥才早年讀書明敏穎悟長踏仕路徑列朝班以

它人處此不其難乎彥才謙退畏慎不自滿假藏蓄涵  
養默而不耀篤信力學積而不發事兄如事父愛弟如  
愛身與人交敬而有禮及其臨事剖決邪正確乎其不  
可奪紛華美麗畧不挂目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飢渴  
之得甘旨焉觀其志豈易量哉水之積也不厚則不能  
載萬斛之舟雲之興也不密則不能霑三日之霖人之  
自期也不遠則惡能垂千載之名彥才處心行己志其大而  
遺其小也與夫馳騁豪習矜炫文采者何啻雲泥之相

萬萬也至是則昔人以少年富貴才俊為不幸者復將何辭以辯之中統元年秋陪識左丞公來治魏相邢洺懷衛二年春從左丞公北覲述所職也是行也搏扶搖而九萬里直抵天池下視人世水黑泥腥而不復來矣僕愛其高氣雄節畧舉平昔之梗概以錢之

送雷彥正序

持大綱而忽細務士之通病左氏傳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康王之命畢公曰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二者孰是而孰非竊嘗惑焉既而自悟二者語異而理同蓋人之立志也貴乎大臨事也主乎敬立志不大則以百畝不易為已憂臨事不敬則以簿書詞訟不屑為然而在乎所處之位何如耳孔子為委吏則謹於會計為乘田則牛羊茁壯及乎一旦為司寇不旋踵而誅少正卯以三事巨細較之特一行乎其位耳是故古之人無曠官之墮無出位之僭今之人則不然處卑則僭乎上居高則總乎下犯分越職苟可以迎合於

上而取辦集才幹之稱無不為也故有貴為幕官而兼  
輿臺皂隸之任忌前絕後惟恐其來者之軌已噫富貴  
之壘斷者斯人之謂歟顧茲庸鄙固不足以遺臭萬代  
然而未免一時譏非詬罵不齒於清流富貴於已何加  
焉吾友彥正卓卓孤立固窮篤學非其道未嘗挾足於  
權貴之門非其義雖敬致厚遺而弗受家可貧而貸不  
可動身可窮而志不可撓自渾源遷鎮陽門讀書二十  
年經畧使侯愛其不凡以力徙家於衛中統元年夏左

丞公來治魏以禮辟為幕官不肖忝與之同列日往月  
來愈詳審其為人總大綱而不流於疎迂勤小物而不  
涉於瑣屑每同諸公論事於左丞前非所當言則呐呐  
然不出諸口及其言責在己事有當辨則直言正論衆  
可聽雖聨仕諸人邪正曲直斯須不少貸左丞公嘗  
語人曰彥正凡事有心聞者莫不悅服二年春同郎中  
彥才從左相北覲不肖愛其處事發言得君子之時中  
又愧知吾彥正之未盡也前途萬里起跡於此遠業其

可量也不舉時人之非不足以形容吾彥正之善

送焦侯序

漢高帝承秦苛虐思亂已極欲以養瘡痍蘇困敝收人心定天下故蕩盡秦法而約為三章文帝繼以寬仁禁網疏濶天下乂安殷厚然人情富安貴驕則多欲多欲則為罪為惡越禮犯分而不可禁以至景帝有七國之叛諸侯子孫至武帝而絕滅殆盡昭宣知此之積弊故能吏稱職民安業法度益備犯禁者寡天下翕然大治

大抵創業之君立法不得不寬定紛亂也守文之君立法不得不密止姦慝也國朝樹法與漢相若傳祚五葉而諸侯驕橫姦吏貪虐皇帝神威明斷罷世官立銓調黜陟幽明至元五年內立御史臺外設按察使分天下為四道某人當某路之寄陞辭就道徵言於友人胡某曰不肖此行拜奉教條行莫能盡道謀輿議固非常問然以吾友告教之私誠宜何以哉某曰治道去其泰甚孟子疾當時諸侯大夫之惡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及其對萬章之間曰  
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亦教之  
不改而後誅之乎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觀此  
則聖人之息姦消惡教刑寬猛之漸可見矣子職在肅  
清欲使人之不敢為罪莫若使不能為罪使之不能為  
罪莫若使之不忍為罪罪一也所以不為者三法令緻  
密上下相鈐束則不能為嚴猛明察毫髮不貸則不敢

為誨諭懲懲創感悟則不忍為三者俱未若不忍為之有恥也吾子誠能諄諄切切明諭吾君全功臣體羣臣難守令子庶民之意曰明天子在上為民長官位以賢職以能爵以榮名祿以厚生才不次而用秩隨效而增朝廷之於用恩不為輕矣汙者黜貪者圮病事者削尸位者退慢法者誅方命者廢昔焉世胄而閼閻今也荒寒而衰斃始也以功終也以罪朝廷之於立法可謂密矣仁則榮不仁則辱惟榮與辱諸執事其擇焉使任

職之人洗心易慮羞前之為慕榮恥辱知自愛身草贓  
胥為良吏化污俗為清風四海熙熙一人垂拱此按察  
之職也如犬之伺盜如貓之伏鼠施機設網摘細瑕起  
繁獄承貪汙之久弊快詬訐之讒訴亂是非於曖昧逞  
怨家之私怒以擊搏為功以紛擾為務上致宸聰惑疑  
下致無端詿誤使百執事跼地蹐天而手足無措此吾  
友之必不為也遇剛而吐遇柔而茹究蠻虯之黨與縱  
豺狼之馳騖旅進退以塞責保無毀而無譽此吾友之

所必恥也鄙言已竟請登車焦侯慨然攬轡舉鞭高揖  
首肯而去

贈宋氏序

百物之中莫靈莫貴於人然莫愁苦於人鶴鳴而興夜  
分而寐十二時中紛紛擾擾役筋骸勞志慮口體之外  
仰事俯畜吉凶慶弔乎鄉黨閭里輸稅應役於官府邉  
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顰心結鬱抑而不得舒七情之發  
不中節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時安身於枕席

而夢寐驚惶亦不少安朝夕晝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  
常不得其和平所以無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於斯時  
也不有解塵網消世慮熙熙皞皞暢然怡然少導歡適  
者一去其苦則亦難乎其為人矣此聖人所以作樂以  
宣其抑鬱樂工伶人之亦可愛也樂音與政通而伎劇  
亦隨時所尚而變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變而為雜劇既  
謂之雜上則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則閭里市井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厚薄以至醫藥卜筮釋道商賈之

人情物理殊方異域風俗語言之不同無一物不得其情不窮其態以一女子而兼萬人之所為尤可以悅耳目而舒心思豈前古女樂之所擬倫也全此義者吾于宋氏見之矣

贈張秀才序

泥在釣而不肖其釣金在鎔而不從其鎔謂之不祥可也人從師而背其師之言行謂之不學可也人之生世舍農工商而學士士何師孔孟也然則欲出一言立一

行當自思之曰與孔孟合乎不合乎合則由之不合則  
不敢出諸口又敢見之行事耶子張學干祿孔子教之  
以多聞見慎言行則祿在其中孟子論士之入仕所以  
辭尊居卑者以位卑而言高罪也後世之為士者能是  
乎自孔孟沒士志日卑汚急急於富貴是以權謀功利  
之學興凡可以阿世取寵無不為也不惟人無非之反  
以大丈夫稱之噫士風至此固為儒學之羞辱然而時  
君世主惡得賢良方正為國而不為己為道而不為貪

致君堯舜澤民仁壽者而用之成周之末士已如此百  
世而下宜乎誇口舌犯分位傲鄉井棄父母持不根剽  
竊之學吐驚世駭俗之辭以豪俠自任僥倖恩澤騎肩  
累迹之多也此正吾夫子所謂小人儒也嗚呼處人世  
而以是為心已不自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吾恐其求  
榮而反辱求富貴而不免於貧賤曷若言忠信行篤敬  
有若無實若虛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推稱於鄉里不  
憂父母者之為賢歟魏人秀才張淳傾蓋於南洛足至

蓬門者四年之間今凡兩矣持網纏求教戒意甚懇懇  
余恐其才高氣盛或陷於流俗也姑以是為贈

